

何夕×吴岩×黄海

联合推荐

ULTIMATE

IS OUT OF

CONTROL

# 终极失控

萧星寒 著

墙上的电子钟显示着当前的时间：2025年5月2日，星期五，早上六点钟整。靳灿揉了揉眼睛，取过床边挂着的智能眼镜戴上。影像直接投射到视网膜上，将他引入无边无际的网络之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原点科幻文库



# 终极失控

萧星寒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失控/萧星寒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原点科幻文库)

ISBN 978-7-302-39428-0

I. ①终…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1485号

责任编辑:雒华

封面设计:李召霞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8.375 字 数:248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

产品编号:061049-01

## 《终极失控》·序言

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科幻迷都已经知道，刘慈欣曾经编过一个“电子诗人”软件，它批量生产的诗歌虽然和莱姆笔下的电子诗人杰作尚有差距，但也足以让人绝倒。在大作曾多次被围观的“电子诗人”之外，刘慈欣还编过一个模拟宇宙点状文明体系总体状态的软件。他的思路是“将宇宙间的智慧文明简化为点，每个点只具有描述该文明基本特征的十几个简单参数，然后将文明的数量设置得十分巨大，在软件中模拟这个体系的整体演化过程”。用简陋的程序语言在同样简陋的 286 机上运行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些结果所展示的宇宙间点状文明的演化图景，不管正确与否，其诡异程度是很难凭空想出来的。

没有人和刘慈欣分享目睹那幅诡异图景时的震惊，但科幻迷对他在只言片语中传达出的讶异仍然心领神会，而小小的 286 计算机演绎出的壮丽景观，更让我们心驰神往。随机演化的精彩程度，远非刻意设计所能及，更重要的是，前者能够超越想象力的局限，这既令人动容，细思却又恐极。

《终极失控》的核心构思正是智慧随机演化之后的“失控”。文明冲突、人工智能、灾难、末日等多种主题的交融使小说摇曳多姿，而一切的根源，都是一

## Ⅱ | 终极失控

个失恋工程师的智慧演化实验。在碳纤维管构筑的管道迷宫中，幽蓝的纳米集群“猿脑”时而飞奔，时而潜伏，互相吞噬，并在不断的自我分裂和复制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与此同时它们所生存的迷宫世界也因管道的随时移动而发生渐变甚至突变。为这个世界设定法则的上帝是工程师，但他无法控制遵循法则起舞的“猿脑”们的演化走向，更无法预测高科技造物快速演化的最终结果。上帝死了，这是弗兰肯斯坦必然的结局，但管道世界的崩溃只是开始。2025年，全世界同时遭到不明生物的突然袭击，人类文明猝然坍塌，新的智慧种族傲然登场。

人工智能是当代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研发思路多姿多彩，小说提出的设想，也就是“为人工智能创造出进化为智慧的环境”，在我看来是特别精彩的一种，因为这种思路更符合天道，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地球实验室”的证实。唯其精彩，危险更甚。如果我们从身边加速发展的种种科技中把握住时代的节奏，特别是对量子计算机等箭在弦上的划时代发明有所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小说将故事开始的时间设定在短短十年之后感到唐突。正如库兹韦尔所说——奇点临近。但有多少人能够像库兹韦尔那样满怀喜悦地等候这一时刻的到来呢？人类智慧被人工智能超越，难道不是一件既能证明人之伟大、又能让人惶恐惊悚的事吗？2011年我在美国加州河滨市参加伊顿科幻大会时，尚不能充分体会科幻作家和学者热烈讨论技术奇点时那种身心战栗的兴奋感，如今阅读《终极失控》时，记忆之海却浪起潮涌。在我的印象中，《终极失控》堪称中国最早的中长篇奇点小说，它所描绘的未来图景让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奇点的前夜。

我与萧星寒相交有年，意气相投，很高兴能为他的力作写下这篇序言。萧君既是朴实诚恳、谦和有礼、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也是笔耕不辍、声誉日隆的科幻作家和评论家，还是地道的重庆人，字里行间的巴山渝水让我这个同乡读来不时为之莞尔。一位僻处小镇的基层教师能够畅想并书写最为激动人心的未来，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科幻，我们的中国，也到了可以谈论梦想的时刻。

李广益

二零一五年三月

## 序 火光乍起

距离世界末日还有五分钟时，靳灿从无梦的酣睡中醒来，把手臂从女友唐淼的脖子下抽出来。

当前时间：2025年5月2日，星期五，早上六点钟。靳灿取过床边挂着的联想眼镜，开启的同时戴上。一声柴扉开启的吱呀声后，联想眼镜的影像直接投射到视网膜上，将他引入无边无际的网络之海。

上百个图标，每一个都绿得可爱，每一个都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靳灿用眼神选择了“热点新闻”，一串新闻标题浮现在他眼前：

“中美停战谈判继续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宣布人工智能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阿拉斯加确定6月20日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美国独立”

……

这些新闻都是联想眼镜根据靳灿以前搜索和查看新闻的习惯自动搜集并推荐的。现在，联想眼镜内置的人工智能通过分析靳灿的眼神，知道他对第三条新闻最感兴趣，主动为他打开了那条新闻：

“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5月2日4时，美国总统温斯顿·普莱斯签字同意

## IV | 终极失控

阿拉斯加地区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投的议案……”

就在这时，一条红色的信息在右下角激烈地闪动：“袭击！军事基地遭到袭击！”靳灿用眼神猛击那条信息，四分之一秒后他眼前的画面就切换为袭击事件的专题页面。页眉标注，已显示三十五条最热消息，还有两千条消息等待显示！

视频画面显示的是一座军事基地熊熊燃烧的情景。这是一名士兵用自己的“瞳孔摄像机”拍摄并上传的，没有解说，只有现场晃动的画面。大火很快被扑灭，似乎损失并不大，然而现场的士兵一脸茫然。上尉很愤怒，因为他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从现场画面看，这座军事基地位于中国东北。

另一视频画面要专业得多。“四个机器怪物从天而降，我们的雷达没有任何显示。”记者用英语采访一名奔跑中的黑人士兵，联想眼镜进行同步翻译，“它们冲进了洛斯阿拉莫斯。”黑人士兵抱着枪匆匆跑开，远处的大楼忽然发生爆炸，所有的支撑体系瞬间被摧毁，楼顶整个坍塌下来。

靳灿激活了下一个视频。这段由监视器拍摄的视频，一群抱着AKM自动步枪的俄罗斯军人潮水般涌进房间，或多或少都受了伤。他们彼此咆哮着，争论着。大门传来很大的响声，他们迅速找好各自的位置，枪口一致对着门口。窗户忽然破裂，出现了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六秒速射，再加一个三秒点射，屋里的七八个俄罗斯军人全变成了尸体。视频结束于一片雪花中。

问题严重了！靳灿深吸了一口气，暂时从网络世界里切换出来，伸手去拍唐淼的后背：“中国，美国，还有俄罗斯同时遭到了恐怖袭击！”说完，他又兴冲冲地切换回网络世界。

新闻已经全部更新。一段视频介绍道，专业软件模拟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遇机器怪物袭击的全过程。靳灿用眼神激活了它。画面显示，一架锐角三角形状的飞行器掠过夏威夷珍珠港上空，投下一枚带缓冲着陆器的四方体。降落到地面之后，灰色的四方体一分为四，四个小四方体各自伸出四条腿来，有条不紊地跑向各自的目标。一个直扑停泊在港口的第二代核动力航母“杰拉尔德·R·福特”号；一个直奔陆地上的舰队总部；最后两个跳进了大海，稍后的新闻证实它们的目标是海底的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与这段视频相关的一段视频来自“福特”号航空母舰里，终于出现了袭击者的身影。来袭者的样貌很像一种动物——狼，只不过它全身包裹着某种会流动的银白色金属。这时，密集的速射炮火迫使它暂时隐蔽在甲板的一角。从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蜷缩在射击死角里，四条腿和脑袋都尽量收缩到最小。

靳灿忽然发觉到它很害怕。它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一不小心就会送命。一台机器会害怕？害怕死亡？他问自己，这可能吗？

它的一条前肢忽然断落，不，不是断落——那条前肢一伸一缩，爬到离身体四五米的位置，弓起来，陡然间变成了一挺机枪，朝着美军士兵射击，立刻将火力引了过去。机器狼遭遇的火力压制顿时减轻——靳灿几乎能感受到它心中的得意——它如人一般直立起来，或者说，瞬间从四足动物变形为两足行走的人，随即双足一顿，弹向十米高的半空。另一条前肢上安装的速射枪持续射击，将暴露的美军士兵尽数射杀。随后，落地，前滚翻，变为狼形，四条腿快速迈动，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在远离战场的重庆，靳灿忽然打了一个冷战：它对周围情形的判断、对复杂地形的处理、对现场变化的掌控，都不是现有的人工智能程序所能达到的……难道那头机器怪物拥有真正的智能？

这个没有根据的结论毫无预兆地闪现在靳灿脑海里，如同平地里突然冒出一座大山，嵯峨、突兀，令人心生畏惧。

靳灿来不及细想，更多的新闻争先恐后地闪现出来，将他包围：

“英国和法国遭遇突然袭击……”

“南非、印度、巴西和以色列遭遇突然袭击……”

“德国、巴基斯坦、朝鲜、伊朗、沙特和委内瑞拉遭遇突然袭击……”

靳灿浑身燥热起来，一种强烈的不安浮上他的心头。是谁，敢于同时向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发起攻击？而且，对于这场袭击，他们广为宣传，毫不掩饰！如今是智能网络时代，像他这样的普通大学生都能看到的网络战争直播，所有正在上网的人类也都看得到——其数量超过四十亿——这根本就是公然向全人类宣战啊！



## 目 录

第一章	金属风暴	001
第二章	重庆森林	076
第三章	钢铁堡垒	160
尾 声	落日余晖	257

## 第一章 金属风暴

### 1

瞄准镜里，那头狼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里。

那头暗灰色的狼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得从容而镇定。靳灿敢肯定它是一头狼，而不是流浪狗，因为不管狗的身形多么高大，在外流浪多久，骨子里对人类的驯服是改变不了的。

靳灿握紧手里的狙击步枪，拇指拨动，咔的一声开启了自动补偿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就算没怎么受过训练，靳灿也能百发百中。

那头狼从迷蒙的旷野走进城市街道的第一刻，靳灿就发现了它。它脱离狼群独自流浪至少有一个月了，暗灰的皮毛下根根肋骨清晰可见。显然，是饥饿迫使它离开丛林进入人类的领地。它已经进入人类城市三个街区了。四周寂静无人，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火璀璨，没有人声鼎沸，只有呜咽的风在残破的高楼大厦之间徘徊。

时近黄昏，太阳在西边拼尽全力把一抹云霞涂得血红，却因为颜料不够而显得暗淡颓废。靳灿将十字形瞄准线死死地压住那头狼，心里却对要不要开枪犹豫起来。

忽然，那头狼止步不前，脑袋转向靳灿藏身的地方。

被发现了！靳灿想不明白是怎么被发现的。难道狼真有超越一般野兽的

第六感？他距离那狼至少有五百米啊。他试图扣住狙击步枪的扳机，却扣不下去。那头狼明黄色的眼睛圆睁着，直愣愣地看着靳灿，在瞄准镜里看着靳灿，就好像是它瞄准了靳灿，而不是靳灿瞄准了它。

一种莫名的情绪控制住了靳灿。那也是一条为了生存而四处奔波的生命啊！他松开手指，目送那头孤独的狼转身悄然离去，肚子空空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2

“嘿，下班了下班了。”

“疯猴子”赵霖一进来就冲靳灿嚷嚷，好像靳灿舍不得把哨兵的工作交给他似的。靳灿把狙击步枪、水壶、对讲机等一一交给赵霖。接过狙击步枪，赵霖轻轻抚摸了一下，随即平端着向远方做了一个射击动作，那得意的神情就像得到了心爱礼物的三岁小男孩。

“刚才有头狼在前面街道上，没等我瞄上它，就跑掉了。”靳灿不无遗憾地说。

“书生就是书生。”赵霖嘿嘿笑着，“要是我，嘿，今晚我们就有狼肉吃了。”

“别随便开枪，会引来钢铁狼人的。”靳灿说，“我回去了，你仔细点儿。”

赵霖没有回话，他已经卧倒在窗台前，仔细用瞄准镜搜索附近的街区。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就像此前无数个放哨的日子一样。有一种人是天生的士兵，靳灿想。

靳灿把胸前和肘部的灰尘拍打掉，随即穿过一排排空荡荡的货架，出了玻璃大门，快步下楼。宽敞的楼梯堆满垃圾，曾经的广告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大门口，他稍作停留，犹如将要出洞的老鼠一般向外探望。破损了大半的“重庆百货沙坪坝商场”的招牌在他头顶上支棱着，而初春的夜色已经温柔地将整个城市覆盖。他仰起头，看了一眼灰暗的天空，以及天空下远远近近的摩天大楼。没有异常。他闪身出门，沿着街角在寂静的街道上小步轻声疾走，同时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四年来，他养成的这个习惯已经多次将他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

重庆市沙坪坝高铁站矗立在四条街道之外，穹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黑色的光电池板。靳灿向大门前的两名哨兵打了声招呼，低头走进高铁站。门边的宣传栏里，张贴着高铁站的建设经过：前身是沙坪坝火车站，2016年改造为高铁站，2023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造，最终成为成渝高速铁路上的重要站点。它与著名的三峡广场商业圈比邻，以前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是人类文明繁荣最直接的标志。靳灿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和同学走出沙坪坝高铁站看到三峡广场的情景，那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现在，三峡广场早已经和别处一样，凋敝荒废，不复当年的胜景。

穿过空无一人的候车大厅，转弯，下楼，来到负一楼的站台。地上铺着密集而有序的轨道，停着十列高速列车，一百多节车厢分列其后，好像只要装满旅客，就可以风驰电掣一般驶出去。

靳灿眨巴着眼睛，心酸地想：这就是浩劫之后我们温馨的“家”。

### 3

“家”里很安静。

为了避免散发的热量引起钢铁狼人的注意，天花板上的大灯只亮了两盏。尽管有人认为这根本没有必要，钢铁狼人不可能探测到大灯的热量，但某些人害怕，心理安慰还是需要的。不算明亮的光线里，有人默默地睡觉，有人轻声闲聊，有人小心地打扑克牌，也有人在拆卸、擦洗枪支。

在一截车厢里，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子前，正在检修某种电器。锂电池放在一边，后盖已经打开，露出电路板和各种管线。

“这是什么？”靳灿走过去问。

“一组对讲机。下午丁翔宇那小子巡逻时捡到的。狗屎运气。”男子继续埋头苦干，“我猜是锂电池连接线有问题，应该能修好。”

“那就好，那就好。”靳灿点头，“可惜不能上网。”

男子抬起头，棱角分明的四方脸上，两条隶书一样的浓眉很是吸引人眼球，甚至下巴浓密的络腮胡也不能抢走眉毛的风采。“你们这些零零后啊。”他摇摇头感慨道，眼里却是满满的笑意，“就是离不开网络，离开了网络就像是憋

着一泡尿找不到厕所。”

“谈大叔，你也好不到那里去。”靳灿笑着说。

谈公权今年五十二岁，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年轻的时候当过兵，退伍之后开过饭店，办过培训班，开过公司，也守过厕所。用他的话说，“七十二行，老子干过七十一行。”问他哪一行没有干过，他直接回答：“卖祖宗没干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如今他是沙坪坝高铁站幸存者的首领。有人叫他谈大叔，有人叫他老大，有人叫他头儿，也有人戏称他为站长。

谈站长问：“今天放哨有什么发现？”

为防范钢铁狼人或任何其他威胁，高铁站朝八个方向派出了哨兵，三班倒，每个人守八个小时，身体健康的人都必须参加。“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靳灿说。那头从他枪口下逃掉的狼在他心底掠过，他没有说出口。

“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谈公权说着丢下手里的对讲机，挺直腰站了起来。

“修好了么？”

“没有。可能我判断错了，问题不在电源连接线上。”

“我记得重庆科技学院有很多维修用的仪器，估计还在，明天我去拿。也不算远，穿过隧道就到了。”靳灿建议。

谈大叔眼睛一亮：“明天，叫上丁翔宇一起去。”

靳灿离开谈大叔，走回属于自己的57号车厢。车窗挂着厚厚的彩色布帘，各种生活用品有序地堆放在一起。在四张椅子拼合成的床上，关佳欣蜷缩着身子，像个婴儿一样躺在床单下面。靳灿牵了一下床单，盖住关佳欣露出来的肩膀。她动弹了一下，没有醒来。一个角落里，联想眼镜的充电指示灯已经变成绿色，靳灿将它从墙角的插孔上拔下来。

靳灿坐到椅子的同时，把折叠着的联想眼镜展开，开启并迅速戴上。无数个灰色的选项出现在他眼前，表示无法使用，只有“电子阅读”图标呈绿色。他用眼神启动“电子阅读”，在新出现的选项里，选择“继续上次的阅读”。《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诞生》一书自动翻到了53页。他掀开饭盒的盖子，土豆丝拌米饭，饭菜都还有温度，拿出筷子，一边吃饭一边看“书”。

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C.埃克尔斯在书中这样写道：

“迄今为止，我们对人类神经系统活动规律的认识主要依赖于脑损伤（比如脑中风或枪伤造成的脑损伤）效应的研究。但是仅仅依赖这些脑损伤，对科学研究而言是不够的。因此，为了研究人脑，我们还得利用其他灵长类脑作为人脑的模型，对灵长类脑进行可控条件下的科学实验研究……”

#### 4

“书生哥，书生哥。”丁翔宇在门外喊，“起床了没有？站长叫我和你一起去大学城。”

“乱喊什么。早准备好了。就等你来。”靳灿说着取下墙上挂着的95式5.8毫米口径自动步枪。

丁翔宇在门前嘿嘿笑着。他今年十七岁，唇上有一抹浅浅的胡须，身体虽然单薄，但是充满了青少年的活力。靳灿注意到，他肩膀上挂着一杆95式短自动步枪，就问：“谈大叔准你用枪？”

“是啊。”丁翔宇骄傲地说，“我练过很长时间了。”

“不要随便开枪。”靳灿笑着说，“不要朝你发现的麻雀或者兔子开枪，因为你肯定打不中它们；也不要朝自己的脚开枪，这个你肯定能打中。”

“我知道啦。”丁翔宇满脸阳光般的笑容，就连下巴的青春痘也满是笑意。

两个人出发了。靳灿走在前面。天色很好，蔚蓝的天空飘着一层棉絮状的白云，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照在空荡荡的城市里，也照在由南向北绵延的中梁山上。从高铁站出来，拐到天陈路上，一直走，走到陈家湾的尽头，就走上了渝遂高速公路。这里没有经过战火的侵袭，高速公路大体完整，只是没有车来车往，无数的藤蔓沿着水泥柱子爬上高速公路，而原本就有的绿化带在脱离管理之后长得更加繁茂。

高速公路逐渐升高，向着中梁山腹地延伸。靳灿走在最前面，不时回头看渐行渐远的城市。初升的太阳一如既往地给城市抹上一层梦幻般的金色，令靳灿在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

半小时后，梨树湾隧道到了。靳灿走了进去，随手拧开强力电筒，雪亮的

光将隧道的前后照得清清楚楚。两个人都沉默着，只有脚步声和水滴跌落的声音在隧道里回响。靳灿注意到，顶上坍塌的地方比上一次要多。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一次大塌方，将整个隧道完全堵死——那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中梁山底部原本有六七条隧道，现在还能通行的，就只有这条了。

出了梨树湾隧道，他们继续在高速公路上走，周围的植被愈加浓密，而重庆大学城已经遥遥在望。靳灿曾看过一个关于重庆大学城建设历史的纪录片，那真可以用改天换地来形容。然而现在，曾经住了十多万人的大学城早已人去城空，大自然以盎然的生机悄无声息地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人工的痕迹逐渐消失。

两人走出高速路收费站，沿着西永大道一路向南。目之所及，满眼都是绿色，就好像这个世界向来如此，只在某些角落能够影影绰绰看到残垣断壁。公路两旁的行道树格外茁壮，在不少地段，繁茂的枝条已经相互交叉，形成了天然的拱廊，而街道上堆满了各种落叶，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金色的沙滩上。各种鸟雀在茂密的树叶从里唧唧喳喳，唱着春天的歌，高兴起来就一群一群地飞上天空巡游一番，呼啦呼啦，好不自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升到半空，在层层雾气之上，温柔地注视着世间的万事万物。

靳灿抬眼感受透过浓密树叶缝隙射下的斑驳光影，不由得感叹道：“如果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是这个样子，也还是不错的。”

“只要没有钢铁狼人。”丁翔宇一针见血地指出。

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拐上了大学城南路，依旧是绿树掩映，群鸟忽飞忽落。

“不远了，前面就是重庆科技学院。”靳灿介绍说。

“你就是在哪儿读的大学？”丁翔宇说，“我中学都还没有毕业哩，突然之间钢铁狼人就从天而降了。”

“钢铁狼人开始进攻时，我还差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当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拿不到毕业证。谁知道钢铁狼人来了，就什么都不担心了。”

两人一起笑起来。在笑声中靳灿暗想：其实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唐淼，不知道毕业之后该怎么办。毕业就分手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却是当时真切的

现实。

前面忽然传来声音，好像是脚步声。靳灿朝丁翔宇打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带头钻进公路旁的树丛里。如今是乱世，人们可以依据心中的意愿为所欲为，不用管什么狗屁法律、伦理和道德。来的人，可能很友善，也可能很暴戾，确认来者意图之前隐蔽自己是最正确的选择。

远远的，那群人过来了。共十人，全副武装，穿着丛林迷彩，手里都握着枪支。他们行走的速度远超出一般人。因为都穿着动力外骨骼，一种靳灿只在新闻里见过的军用装备。靳灿定神观看，他们的头盔上有徽章，臂章是闪电利剑。这是什么的标志？他猛地想起了——

“天啦，是军队！”靳灿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而且是特种部队！”

丁翔宇却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朝公路对面指了指。

靳灿顺着丁翔宇手指的方向看去。起初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一片密集的黄美人蕉，因为无人看管，已经长到近两米高，宽大的叶片如同垂下的帘子，遮蔽了一切。丁翔宇紧张地勾勒了一下轮廓。然后靳灿就看见，绿色遮蔽下，蹲伏着两头钢铁之狼。尽管它们的颜色变得和环境差不多，但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了轻微的色差，于是从这个角度就能依稀把它们和背景分开。

靳灿的心跳不由得加速：

——它们要干什么？

他握紧手中的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格外激烈。他屏住了呼吸，忽然之间一个念头跳进他的脑海：

——它们要伏击特种部队！

5

靳灿半蹲着平端起手中的自动步枪，瞄准了黄美人蕉丛中的钢铁狼人，扣动扳机。

哒、哒、哒。

一个急促的短点射。



黄美人蕉倒下一片。两头钢铁狼人从美人蕉丛中跳了出来。靳灿持续射击。钢铁狼人的运动速度极快，靳灿射出的子弹全部落空。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特种部队已经发现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在动力外骨骼的帮助下，他们的速度几乎和钢铁狼人一样快。他们边跑边射击，所有的子弹都倾泻向钢铁狼人。

两头钢铁狼人飞快地逃开。它们的四条折叠腿刚劲有力，迈动迅猛，落地却悄无声息，如同飘行一般。弹雨在身前身后落下，它们宛如在花丛中翻飞的蝴蝶，优雅又从容。

追击的特种兵分成两个分队，呈扇形围攻。

一个圆脸的士兵冲在最前面，他的嘴紧闭，而手里的自动步枪呐喊着；一个身形魁梧如熊的士兵平端着通用机枪冲在最左侧，他神情严肃，目光如炬，枪口喷射着死亡的火焰……

一头钢铁狼人依托地形，想返身射击，却因为一发狙击子弹而终止了逃离。因为这看似混乱的进攻，其实井然有序，在围攻者的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寻找破绽，寻找狙击的机会。

那发狙击子弹准确地击中那头钢铁狼人的后背，使它迅猛的动作停滞下来，跌落在公路边。

更多的子弹射向它。

另一头钢铁狼人没有独自逃跑。它返身回来，一边用前肢上加装的速射枪还击，一边用另一条前肢去拉倒在地上的钢铁狼人。这勇敢的行为没能挽救它的同伴，受伤的钢铁狼人已经连中数枪，身体上穿了好几个洞，而残骸七零八落，散落一地。

靳灿惊讶地看见，还活着的那头钢铁狼人愤怒了。是的，它愤怒了，愤怒地立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变成了狼头人身的模样——钢铁狼人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整个变形过程简捷、迅速而流畅，一眨眼的工夫就完成了从狼形到人形的转换。

狼头人身的机器怪物愤怒地向围攻者发起反击。